



● 王火 著

王冠之谜

560312

44.572

王冠之谜



C0385971



北京·1991年·华夏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45号

王冠之謎

王 火 著

*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1印张 224千字 插页3

199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00册

ISBN7-80053-992-X/I·253

定价:5.80 元



作者介绍

王火，1924年生于上海，中共党员，编审。曾任上海劳动出版社副总编辑、北京《中国工人》杂志社主编助理、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、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辑。

1985年路经某建筑工地，为救一名坠入深沟的小女孩，头部严重受伤，导致左眼失明。

Wang Huo

王火同志几十年如一日，在文学编辑和文学创作两个领域兢兢业业，勤奋耕耘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。编发了一大批思想倾向好、艺术质量较高的文学作品，在出版界、文艺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反响。如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著的长篇小说《千山外水长流》获“四川省优秀图书奖”，长篇小说《强者》获全国“乌金奖”，理论专著《戏剧审美心理学》获“四川省优秀图书奖”和“上海优秀图书奖”。还有《中国文学家辞典》现代第三、四分册，《三国演义》新校注本，《冯至选集》、《艾青选集》、《丁玲选集》、《王西彦选集》、《阳翰笙日记》等等。

建国以后，王火一直坚持业余创作，是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的会员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王火已出版长篇小说《月落乌啼霜满天》、《山在虚无缥缈间》、《血染春秋——节振国传奇》、《外国八路》、《浓雾中的火光》、《雪祭》、《流萤》等7部；中短篇小说集《心上的海潮》、《梦中人生》、《东方威尼斯——一个京剧女演员的传奇》等3部；还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、散文、特写、电影剧本等共约400万字。其中有的获全国或省的优秀作品奖，有的被译成外文发表出版。《血染春秋》、《外国八路》还拍成电视剧放映，王火成为广大读者熟悉、尊敬和热爱的一位作家。

小 序

· 庶 华 ·

这部小说，从法治观点着重写了反对贪污行贿中发生的一个曲折的案件。从可读性上来说，它有点像一个层层剥茧的寓意深刻的破案故事，也塑造了钱英、张开太、梁锦兰、耿爱民、牟武城、史家禄、黄源茂夫妇等各式人物；但从启示性来说，其含义却绝非是弘扬法治所能概括的。这故事属于过去，发生在遥远的建国之初。但在今天，当反对贪污腐化、提倡廉政、保持艰苦朴素作风和执行民主与法治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时，这部贴近生活的小说，是某一种意义上的“温故而知新”。我希望它能引起读者的共鸣、思考与回味。

本书是王火同志的第八部长篇。文字朴实无华，~~与作者风格~~真实、严峻和谐一致。从这部长篇中，我能看到~~作家~~那种~~必~~样的热情，高度的责任感和明确坚定的是非观。这~~王火~~是我阅读中最受感动的。

书名叫作《王冠之谜》。这使我想起了古希腊学者~~阿基米德~~的一个故事。

故事是这样的：

一个金匠给国王制作了一顶王冠。国王怀疑金匠在王冠

中掺了假，偷取了黄金。于是就让阿基米德来查证处理这件事。

阿基米德利用把王冠浸入装满水的容器，然后计算出排出水体积的方法，证实金匠在王冠中掺了银子。他解决了王冠之谜后，制作王冠的金匠即被指控弄虚作假而被关进了监牢。

谁知金匠入狱后不久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来到王宫求见国王。她当着国王和文武百官以及阿基米德的面，打开一个白布包，拿出两颗光闪闪的金球。金球一大一小，上面雕刻着飞禽走兽、花草虫鱼，金光灿灿十分可爱。她双手捧着金球走到阿基米德面前说：“尊敬的聪明人呀！请您鉴定这两颗金球里是不是掺了银子？”

阿基米德按照鉴定王冠的办法，把金球放入水中，结果却目瞪口呆。原来小金球排出的水比同样重的银子排出的水还多；大金球则飘在水面上，根本不下沉。

阿基米德拿起金球，掂了掂，明白了：如果球里面是空的，就不能简单地根据它们的排水量来鉴定是否掺了假。显然，把金匠关进监牢的根据是不足的，原先的结论并不准确。

这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是谁呢？她就是金匠的母亲。她威严地说：“王冠上有几十个配件，如果有的是空心的……”

老太太的话，惊呆了国王和文武百官，也惊呆了阿基米德。制作王冠的金匠被释放了！

但，那顶王冠里究竟有没有银子呢？这又成了一个谜！……

作家在本书中论述说：“就是阿基米德，这王冠之谜在他

当时依然未能解开。正像许许多多冤假错案一样，有的当时就能看出，有的却每每要在若干年后，有了各种条件才能真正把谜解开！人类总是在不断加深认识从而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前进的，如此而已。”

《王冠之谜》这个书名取得很好，发人深省。我想读者在读完这部小说后，必然会有自己的很难用简单的语句所能说出的积极体会。

1989年9月于蓉城

……遑行，遑行！长途越渡关津。

历苦辛，历苦辛，历历苦辛，宜自珍！宜自珍！
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

……

——摘自古琴曲《阳关三叠》

同她分手时，暮色苍茫，暮春的黄浦江面像笼罩着一层朦胧的淡雾。江水打着旋涡在凝重地轻轻吟啸，远处天边有一抹即将消逝的绯红。外滩江边，到处可以看到欢乐的人流和人们甜美的笑脸，国外来的旅游者有些正在摄影留念。我望着她匆匆消失在马路对面人群中的背影，心头有说不尽的感慨。

早年那些曾朝夕相处的人在哪里？那些似乎轰轰烈烈实际却又十分沉闷的记忆又在哪里？假如过去的真正能够过去，我多么希望自己能不被世俗的污秽沾染，只用纯洁的目光看到光明的世界，用充满生机的生命来享受世界。可是，过去的并不能轻易就消失，无论在记忆还是现实中都一样。人类每每生活在自己制造的框架里，顽固地让现实因袭着过去的轨迹前进。废除这些并不简单。这也许就是保存回忆并进行思索的价值了吧？

那一年，同她分别时是个寒雨潇潇草木凋零的秋天。当年，我们都正年轻，但时光飞逝，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。流水般

的光阴，岁月的风尘，早使她两鬓添霜，我也步入老境了！

现实和幻梦，常常那样难分，生活有时真像一个神奇的魔术师；同她相遇，也正是这样。

“啊！小梁，我还能叫你小梁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！老张！……你就还是叫我小梁吧！……”

我们跌入了沉重的回忆之中，寻觅起那些难以忘却的遥远的往事……

(一)

十二月下旬了！冬日天黑得早，彤云在大上海的天空汇集，哗哗大雨，凉气逼人。雨水从油布帘子的空隙处喷射进来，不时溅打在史家禄的脸上。蹬三轮的老头儿浑身早湿透了。淮海中路的柏油马路被雨水冲洗得亮闪闪的，像镜面一样。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光和街两边商店的霓虹灯光反射在马路上，形成了神妙变幻的氤氲气氛。天很黑，过了十字路口，史家禄脸色苍白，睁着大眼，从车帘空隙处望出去，前边一片黑黝黝，三轮车费力地在黑暗中前行。风声、雨声，暗夜的包裹……使史家禄仿佛有一种在走向毁灭境界的预感。

他叹了一口气，又叹了一口气，心里有懊丧，也有后悔，更多的是怨恨。怨恨谁呢？怨恨自己？怨恨黄源茂？怨恨共产党？……他也说不明确，也没有多想，但反正是怀着这种情绪到

达上方花园的。他突然觉得下大雨最好。这时节，不怕遇到熟人。他叫三轮车伙拉进弄堂，停在黄源茂家后门口。

小眼睛、秃顶、肥胖的黄源茂热呵呵地把他迎进门。屋里灯光雪亮，穿过有煤气灶的厨房，厨师傅正烹调着冒着火腿香的炖鸡汤。到达客堂间，扑面而来的是一股香味和暖气——屋里烧着檀香又生着有马口铁烟筒管的花盆火炉。一进这熟悉的带有檀香气味的黄源茂家，他就有一种摆脱寂寞和孤单的感觉了。虽然懊丧、恐惧的情绪并未消失，心情顿时好一些了。黄源茂夫妇是相信菩萨的，虽然并不吃素也不念经，但客堂一角的香案上却供着个大肚子的弥勒佛，擦得银亮的铅烛台里竖着未点燃的红烛，黄铜香炉里燃着冒烟的檀香。檀香味真好闻，沁人心脾。史家禄掏出手帕擦拭身上溅着的雨水，一个娘姨已经送上滚热的手巾把来了。他用热手巾拭着脸，听到哗哗的洗牌声从楼上堂屋里传下来，还夹杂着娇滴滴的太太小姐们的谈笑声。

黄源茂笑着说：“我们上三楼亭子间里谈谈去，好吗？”这个资本家，讲话带扬州口音。

史家禄看看楼下客堂里，红木方桌上已经摆上了圆台面和碗筷，还摆上了几只冷盘：油炸虾、酱爆蛋、凤尾鱼、皮蛋……已是快要吃晚饭的光景了，他无可无不可地点头说：“行！”

黄源茂前头走，史家禄跟着就往楼上走去。心里慌乱、不安的情绪依然郁结难消。

越往楼梯上走，噼啪的牌声更响。听到燕蓓芬的声音，不知在说一个什么笑话，热闹地引起了一片莺啼燕语似的话声和笑声。二楼堂屋的门开着，史家禄本想随着黄源茂快点闪

身过去直接去三楼。可是经过二楼客堂间门口时，刚抬眼朝里一瞅，已被在里面打牌的那个白胖白胖的李太太瞥见了。李太太正面对着门和楼梯坐着，她“啪”地打出一张牌，嘴里叫着“发财”，蓦然叽叽哇哇叫开了：“啊哟，不是史先生吗？史经理不来打四圈？……”

给她一叫嚷，燕蓓芬和那秦小姐什么的也都一片声地招呼起来：“史经理来了？”“史经理来白相^①几圈！”……

史家禄连忙点头躬腰，含笑摇手：“不不不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你们打，你们白相！我改日奉陪，改日奉陪！”一边说，一边跟在黄源茂身后上了三楼。

只听得麻将桌上又洗牌了。哗哗的洗牌声里，夹杂着秦小姐的尖嗓子、李太太的哑嗓子，仿佛在说什么“……史经理……”听不真切。

史家禄也不去分心想别的了，跟着黄源茂走进三楼亭子间，轻轻掩上了装着“司泼林”锁的门，马上叹气说：“唉，老黄呀，大祸要临头了！”他的语气真诚，但心里也希望带点夸大，好引起黄源茂的重视。

门一关，二楼的麻将声就差不多完全听不到了。黄源茂让他在大沙发上坐下，笑看着他，摆出一副若无其事“稳坐钓鱼台”的架势，敬他一支香烟，又从茶叶罐里取茶叶，提起开水瓶给他往玻璃杯子里冲龙井茶，说：“不要急不要急，今天的雨不小，风也大，可是——”他朝漆黑的玻璃窗外望望，雨丝正随着风一阵松一阵紧地沙沙敲窗，说：“风刮过去雨下

^① 白相：上海话，玩玩的意思。

过了也就完了！我还是那句老话，别的事难说，这个牵涉到金钱钞票的事，总归是‘鸟为食亡，人为财死’的。我认为‘人为财死’说的是人的本性。这一点过去历史上哪朝哪代改不了，共产党今天也改不了。哈哈……”他把玻璃杯亲热而又恭敬地端到史家禄面前的茶几上。

史家禄点一支香烟，吸了一口，又叹口气，说：“啊呀，你是不懂。我是共产党员，我比你这个不在党内的生意人要懂得多。共产党的事，那么好对付？八百万蒋介石的美械军队都完了蛋。抓这个‘三反’运动，共产党还能没有办法？何况——”他感到头上冒汗了，把棉干部帽脱了甩在茶几上。

“何况什么？”黄源茂的表情仍旧不以为然，但却也带三分重视地问。

“何况这个‘三反’运动老百姓都拥护，这就可怕！我现在的心里呀，真像老话说的是‘山雨欲来风满楼’的状况了！我是怕的！你要知道，你是生意人，我是共产党的干部，又是党员，我不早已经告诉过你了，天津的地委书记张子善什么的都抓起来了，这还是刚开始，厉害的戏在后头哩！”

黄源茂脸上的表情看得出是重视了，但他尽量使自己放松，从碟子里抓一把白糖松子给史家禄放在面前，说：“哈哈，吃一点！蓓芬今天从采芝斋买来的。”他仍旧不急不慌，但用精明的眼睛看着愁眉苦脸的史家禄，寻根究底地问：“你今天是开了什么‘三反’动员会才这么紧张的吧？”

史家禄点头，激动地把在市府礼堂参加“反对贪污、反对浪费、反对官僚主义动员大会”的事情仔仔细细讲了。

黄源茂仔仔细细听了，打着哈哈说：“哈哈，你们一散会，

就有人打电话给我送过消息了。是呀，你是老革命，又是党员，你急，当然是有道理的。但我这个人呀，大风大浪经历得也不少了。我有条经验：那个蒋老头子虽然垮了台拍拍屁股跑了，可是他有句名言倒是蛮有道理的，就是‘以不变应万变’。我觉得碰到危险疑难，碰到风浪礁石，这句话就可以使头脑清醒，像救命菩萨一样。那年我同人合伙做生意，跟着木船将钢材、药品送到苏北卖给新四军，一块钱可以赚四块。在江上远远看到日本人的巡逻艇来了，我想：真是死路一条了！急又有什么用呢？我索性‘以不变应万变’，念了一串南无阿弥陀佛。哈哈，巧了！那夜有雾，东洋人竟没有发现我们的木船，逢凶化吉了！……”

史家禄不耐烦听下去了，吸着烟说：“这跟那不一样。这场运动，我看来势太猛了！我们出版社里呀，这一向，早像快要沸热的开水似的不平静了。今天下午‘三反’动员大会一开，准要大动荡大呼啸了。钱英那人我了解，耿爱民那人我更知道。运动一来，掌握运动权的不会是我，而是他们。我和你的命运就握在他们手里！靠念佛能改变我们的命运？笑话！你不急我可真是急死了。从下午开会到现在，我一直浑浑噩噩。你可不能麻木呀！现在，我来找你，就是要好好商量商量，怎么个对付法？”

黄源茂像个无锡大阿福似地坐在史家禄身旁的沙发上，嚼着喷香的白糖松子，突然叹口气说：“其实，我也不是庙里的烂泥菩萨。我未始不知道这股风来得劲猛。这场运动可能很厉害。可是愁呀急呀，吓得魂不附体有什么用呢？我明白，我和你，用乡下人的土话说，是‘拴在一条绳上的两只麻雀’。你

想往东我想往西，谁都飞不脱，要我们俩都向一个方向飞才行。我觉得我们相好一场，这两年多来，大家都得了好处。现在即使大难临头，我们也要一起向一个方向飞。我黄源茂，是个够朋友讲义气讲交情的人。这些天，报纸我细看，电台上的新闻我也听，我天天在寻思，像下棋看三步一样，什么坏的结局什么恶劣的遭遇都想到了。所以，你老兄千万不要以为我是个糊涂蛋。我心里已经有了几步好棋。……”

听他说到这里，史家禄的面部表情才开始舒展了一些。他是了解这个老搭档的。自从他们结识，这两年多来交情进一步加深，他深深体会到黄源茂是个既有魄力又有机智的商人。这人虽做生意，却很懂政治。实际上，他一直靠着政治在做生意赚大钱。是呀，他现在面对暴风雨将要来的形势却坦然自若，这并不反常。他是肚里有了几步好棋呀！

史家禄急吼吼地插嘴说：“啊，老黄，你一说，我好过多了。你该知道，这些日子我方寸已乱，简直像脚踩西瓜皮，不知会滑到哪里摔一跤哩。你快把你的几步好棋讲一讲吧！”说着，他端起新泡的龙井吹掉浮在面上的叶片，一口口喝起来。龙井喷香，但茶叶放多了，也很苦涩。他喝了一口又一口，心里想听听黄源茂能有什么好的主意。

谁知，黄源茂并不急，说：“我一向认为只要有钞票就有路可走。这条道理我是从来没有怀疑过的。别的不说，就说抗战时期吧，那时我把大后方需要的物资经过河南界首运到大后方去。那虽然赚大钱，却是玩命的买卖。但靠了钞票，天堑一样可以飞渡。汪精卫的和平军，日本人的宪兵队，国民党汤恩伯的十三军，都能闭上眼让我过去，甚至还帮忙押运。‘有

钱能使鬼推磨’、‘金钱万能’，这一点我是千信万信的。所以，事到如今，我认为不管怎么样，最后捧出财神爷来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卡！”

他侃侃而谈，史家禄听了并不受用。史家禄心想：好呀，你这是损我呀！我算是中了你的圈套下了水了。现今你当着和尚骂贼秃，我也拿你没办法了！又想：你也还是对共产党不了解，“金钱万能”在有些党员身上硬是起不到作用的嘛！远的不说，就拿我们出版社来说，你黄源茂也不是不知道：对钱英我们是碰也不敢碰他的，对耿爱民，你只以为他是个“土包子”，可是在他身上我们心思花了不少，效果呢？不等于零吗？……

这么想着，史家禄脸上出现了一种不耐烦的神色，蹙起两道眉吐着烟说：“算了算了，我当你有什么锦囊妙计，说来说去还是你那老一套。说实话吧，你那是一厢情愿，不管用的。这几年来，在耿爱民身上，你不也该尝到滋味了吗？共产党你是不那么了解的。我是党员，比你了解得多。共产党要想办一件事，没有办不到的。现在这个‘三反’运动呀，我看就有这种坚决的苗头。你的想法救不了我的命。到这种时候，我才感到：搞来搞去倒大霉的是我。你一不是党员，二不是干部，三不过是个资本家，倒起霉来也没有我厉害。所以你还是那么高高兴兴，我心里的苦呀，见到你笑我简直想哭！”

他一发牢骚，黄源茂又嘻嘻咧嘴了，停止吃松子，安慰地说：“哈哈，老史，你我怎么能分得开呢？我一向是同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。你别性急呀！刚才我话刚开头，你就不耐烦了。我是前前后后都想遍了，想得很周到。‘兵来将挡，水